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责任编辑/郭 亮 美术编辑/王 玺 校对/杨 卓
2022年12月23日 星期五 ▼2882390E

雾锁霞塘

霞塘樟树林。黄春平摄

洙水夕照(炎陵霞塘段)

地名记忆

霞塘，昔日『飞湖』今安在？

黄春平

仩立始祖炎帝安寢之地的皇山(鹿原陂)之巅鹿原亭，眺望西南阔地，只见千年洙水悠然地向右拐了一个大弯，接着不知疲倦地与皇山深情相拥。目光所及，被郁郁葱葱、四季常青的古樟林环绕的大U字形湾洲上，便是炎陵县鹿原镇的霞塘。

秋分时节，烈日当头。走进霞塘，宽阔的河畔上，一棵棵古樟桀骜不驯，枝干纵横交错，像一把把巨大的绿伞。水桶大的树枝干上长满藤蔓青苔，枝上又生枝，密密麻麻。遮天的林荫挡住烈日的烘烤，凉风从水面吹来，人跟着树枝摇曳起来。

穿越其中，既有风景，也有故事，还有传说。

同治版《酃县志》曰："霞塘，天星寨下，俗称飞湖，上下井二口，四季出泉灌溉。"这里所说的天星寨，处霞塘之下。元末，邑人段清远和他的胞弟段新远带领当地的一帮民众，曾经在这里筑寨建营。是时，武汉称帝的陈友谅起义军流寇在炎陵肆行剽掠，民众深受其害，哀嚎遍野。段清远率众与陈军进行殊死的搏斗，保卫邻里的生命财产。后人在石壁上勒石为字，讴歌段清远的功绩。

这里有水有山，更有点缀其中的大小池塘，但何谓"飞湖"？"上下井二口"在哪里？行走霞塘，我一直在搜寻史料中的遗迹，一路叩门问老，相告也曾听祖上有此传说，就是搞不清遗迹到底指哪、在哪！霞塘处洙水岸边，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，或许飞湖、老井早已不复存在或改头换面了。

也有民间传说，"飞湖"就是村庄旁的洙水。早先，洙水河道平坦宽阔，水面很大，不论是站在西面的夹石坳，还是驻足临近的天星寨之巅，在古树的掩映下，眼前的洙水河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，平静而幽深，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，活像是一泓飞来的湖水。

霞塘原乃一村之名，在2016年炎陵县鹿原镇建制村调整时，霞塘村与临近的星火村合并设立新的星火村，作为村名的霞塘已不复存在，但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地名却依然光鲜亮丽。

霞塘也曾被民间写作虾塘、下塘，位于洙水的右岸，与炎帝陵相望，与新坪、江口、天星等村庄相邻。2013年竣工通车的武深高速公路，从村境穿越，霞塘人昔日宁静的生活开始热闹起来。

何谓霞塘？

霞塘人口主要为段姓，霞塘这一地名的起源也与段姓在这里定居渊源颇深。1994年版《酃县志》载："明景泰年间(1450—1457)，段楚英由江西鄱阳湖，迁入康乐乡龙脑石。后裔徙居枧田洲、玉江、霞塘、石玉。"光绪二十一年(1895)，段氏族人段锦绚撰有专文《霞塘记》并载入段氏族谱，对霞塘之地名的由来作了诗意般的描述。

霞塘，为霞塘段姓肇基祖县公借物取象而名。《霞塘记》曰："窈思，霞者，日之采也；塘者，水之凝也。赤云朝飞，碧潭夕照，散而成绮，织而成纹。其掩映于天生……我祖县公卜居于斯，借物取象，霞塘之名所由来也。"

县公自枧田洲迁居霞塘后，"上承楚望公，下启世文公，五传至荣鑑公。"荣鑑公"轻才重义，周济怜贫。营家庙，妥先灵，置腴田，苎祭资，追远报本。此意此志之惓惓于我霞塘者，至今犹未替鑑公。"

鑑公生四子鹏、鹍、鹗、鸢，嗣起恢弘，子孙繁衍。"正德间兵燹四起，琐尾流离。惟鹏、鹍二公，肯堂肯构，为东西两大房祖，且夫创业难，守成匪易。非润色绚染无以征云蒸霞蔚之休也，非源远流长无以见碧海银塘之阔也。祖宗倬彼于前，子孙波及于后，继继绳绳，世守勿替，乃不愧先人之命名霞塘也。"

霞塘历史上就是一处人居环境优美的地方。乾隆壬辰年(1772)，永涟撰写的《水阁楼记》载："壬辰冬，余自常底安之源田，复渡顺风梯峤头(即今茶陵与炎陵交界的桥头岭)过炎陵至霞塘仲三家。先生邀入书斋，但见高阁危楼，光明洁雅，心拟为芳尘涤垢，名园之景象，不是过也。坐少顷，步出门端，环顾左右，青松绿柳，郁郁葱葱。"

"斯区，原有清池，匝半里许。祖廷枢公隐君子也，构楼阁于其中，因旋以清流，故曰'水阁楼'。"阁楼清水环绕，柳垂门前，松挺蓝天，或许还有鱼翔碧池，兽行其中，鸟语其间。此情此景，作者永涟也应该是陶醉其中了！

霞塘面朝炎帝陵，背靠洙水河。这里河面宽阔，水量充盈。在水运年代，炎陵县中村、船形、塘田，以及资兴市汤市等上游放排师傅会选择在此歇脚，检查加固木排，或重新集结集运，曾是一方排工们饮茶聊天，猜拳喝酒，放松自我的热闹之地。因临水而居，水害也多发。

故此，以段氏人口为主的当地民众，历代遵循古训，不断在此种植香樟、枫杨等高大树种，视樟树为护看帝陵的风水林，保卫家园的防护林，禁止在这里采樵、放牧，并有专人看守。经过几百年的培护，霞塘已经呈现出"古木荫翳，烟云出没，盛夏生寒"的景象。

炎陵县绿化办提供的古树名木普查统计资料显示，在沿河的霞塘、柳山、枧田洲、霍家一带有6个古樟群落，现存树龄100年以上的樟树有1161株，其中霞塘群落为最，数量超过600株，绵延约2公里。还有巨大的枫杨、松树点缀其间，为古樟林带来不一样的色彩。

如今，霞塘已成为休闲避暑、摄影写生、垂钓怡情的好去处、网红地。2013年，由著名导演张纪中担任总制片人的电视连续剧《英雄时代·炎黄大帝》曾在霞塘樟树林拍摄或取景。

跟随前人足迹，行走今日霞塘，漫步洙水河畔，陶醉林荫深处，或许心中有"湖"自然在，眼中有景自然美！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zzrbsg@163.com

真情

外婆的老棉鞋

夏诗怡

周末回老家，正好赶上了大降温。穿着运动鞋的我，冷得忍不住直跺脚。外婆见了，笑嘻嘻地从柜子里拖出一个蛇皮袋说："你看，现在可算派上用场了吧！"原来，蛇皮袋里装的，都是外婆之前纳的鞋。有舒适的布鞋，也有暄软的老棉鞋。我挑了一双差不多大小的棉鞋，穿上没多久，一股暖意便从脚底传来。

外婆喜欢纳鞋，童年的记忆中，外婆基本上每天都在纳鞋。纳鞋最重要的是纳鞋底。纳鞋底之前，外婆总会将衣柜收拾一番，把我们不穿的衣服翻出来洗好晒干，然后用剪刀剪一个缺口，用力一扯，随着"呲啦"一声布条一分为二。外婆让我们一起把布条整理平整，再将它们一层一层用浆糊粘起来，最后贴上一层白色大布做底面，放到屋外暴晒。等到完全晒干，再根据每个人脚的大小进行裁剪。就这样，第一道工序才算完成。

紧接着，外婆就会拿出她的四大法宝：针锥、顶针、拔钳、麻绳，开始正式纳鞋底了。她总是弓着腰坐在灯下，先用针锥攮出针眼，再用小针引过麻线，用拔钳或直接用手使劲一勒，一个细密的针脚就出现了。如此来回，一双针脚细密整齐的鞋底往往需要两三天才能纳完。柔韧的麻绳常常把外婆的手磨出血泡。

有一次，我学着外婆的样子，却怎么也使不上力，针无论如何都穿不过鞋底。外婆笑着告诉我，可以在头发上蹭一下。因为头发上有油，磨一磨、蹭一蹭会让针更滑溜一些。我半信半疑地将针在头发上擦了擦，果然轻松地穿透了鞋底，但却因为用力过猛扎破了手。看着外婆毫无怨言、一针一线纳鞋底的样子，我感慨万千。后来每次穿老棉鞋我都格外宝贝，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它弄脏了。

纳完鞋底，就是做鞋面了。面子一般是红色或者黑色的灯芯绒，里子是带绒的布，在面子和里子之间均匀地铺上棉花，用针线将棉花缝合好防止棉花走动。在鞋面入脚处装上松紧口或者弄一圈绒毛装饰，最后将鞋面和鞋底缝到一起，一双老棉鞋就做好了。外婆喜欢钻研，跟村里年轻人学习了不少样式，高帮的、低帮的、圆头的、尖头的……每次穿上外婆刚做好的老棉鞋，我都要在班上炫耀一番："看，这是我外婆刚做的，好看吧！"

做一双老棉鞋差不多要花费一周的时间，为了让我们姐弟三人都穿上暖和的老棉鞋过冬，外婆一直在纳鞋。每次我写完作业准备上床睡觉，一抬头发现外婆还在灯下纳鞋。有时她也会在厨房一边生火一边做，出门走亲戚串门她也带着，生怕耽误了时间。我最喜欢在暖和的冬日，搬个小板凳坐在庭院里，迎着暖暖的阳光，一边看外婆纳鞋，一边听她娓娓道来讲各种趣事。

外婆的老棉鞋越做越多，不同尺码的都有，我曾经不解地问道，"外婆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鞋呢？"外婆笑了笑说，"我怕赶不上你们长大的速度啊！趁着我身体还硬朗，眼睛也还好使，多做一些。"

一年又一年，老棉鞋帮我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天。后来，爱美的我穿老棉鞋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帆布鞋和运动鞋逐渐成为我的最爱。那些外婆做好的老棉鞋也逐渐被遗忘。如今，再次穿上这样的老棉鞋，久违了的舒适和温暖，也再次将我拥抱……

记事本

老屋晒场上的那盏灯

王增林

老家虽在农村，但八十年代初就住上了六户联排的二层楼，当年还是挺先进、挺亮眼的。

十几年前，在家种地的父母都已年过七十，又不肯跟我们进城，我们只得为父母亲将老家修缮一新。考虑到他们年事已高、腿脚不便，我们便在一楼门外加装了一盏门灯。

这是一盏节能灯，功率不小，照得并排的左邻右舍门前也是一片光亮。这一来，父母亲晚上方便多了，也给邻居们带来了便利。夏天的晚上，父母亲放着空调不用，搬出凉榻折椅，在门外乘凉。左右两边的几家，都是与我们平辈的中年人，劳碌了一天，在一起唠唠家常、说说农事，也交流各家孩子在外地的情况。老人与邻居们相处融洽，我们弟兄在城里上班，也就多了一分放心，少了一分不安。

夏收、秋收时节，几家房屋门前连片的水泥场上，堆满了晾晒的小麦、玉米、黄豆等，父母亲田少了，用不了那么大的晒场，于是，我们家的晒场，哪家需要，就哪家使用。老人整夜不关门灯，照顾着几家连夜赶工，好让邻居们早点儿打粮售卖。

尽管是节能灯，不是农忙收获季节，父母亲还是舍不得通宵亮着，怕多花电费。正常晚上十点以后，门前路上断了行人，他们会在床头把灯关掉，能省则省。

西边的邻居英儿，儿子和丈夫都在上海打工，平时一个人在家，经常借着我们家门灯，干点杂活儿。这一天，父母亲早就熄灯睡觉了，她从外面回来太晚，黑暗里窜出一条大黑狗，追着她咬，她吓得哇哇大哭，摔了一跤，折了腿骨，只好打电话让丈夫回家照料，后来丈夫把她带去了上海。

这件事发生以后，父母亲一直很自责，认为那天十来点钟如果不关灯，这事就不会发生。我们回老家时，老人谈起这事，觉得像是自己犯了错、欠了人家似的。母亲念叨着说："要不是图省点儿电费，把这灯关了，英儿就不会挨这皮肉之苦……"

老人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到了办法。市场上有了太阳能灯，何不在门口现成的网线杆子上装上一盏？装盏灯举手之劳，花钱有限，六户人家都能照顾得到，做了一件好事，又避免了父母亲心疼电费。当即上淘宝一查，好的也才两三百块钱。我对母亲说："你们等着，我马上就下单，货一到家，就给你们装上。"

太阳能灯很快就装上了。设定时间以后，只要不连续下雨，它都能正常工作。打这以后，我们这一排房子门前的水泥场上，从晚上到早上，基本上都是一片光明。逢上下雨天，太阳能灯亮不了，父母亲便把原来房檐下那盏节能灯打开，让它通宵亮着。

今年夏天父亲过世，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跟着我们进了城，老家那盏太阳能灯仍在那儿亮着。母亲说："晴天倒也罢了，逢上阴雨天，家里又没人住，屋檐口门灯也亮不了啰……"听她的口气，她对自己不在家住、门灯不能亮，还满是遗憾。

就一盏灯，母亲还在心里挂念着。我明白，母亲牵挂着的，不仅是那盏门灯，更多的是她对父亲、对老屋、对乡邻们的念想，是那一份浓浓的邻里情。"布德施惠，近悦远来"。这么些年来，晒场上的一盏灯，让父母亲体会到一种邻里相帮、施惠于邻也受惠于邻的欣慰，让他们一辈子善良待人的心愿，得到了些许满足。

我答应母亲，那盏太阳能灯如果将来旧了坏了，我还要购买新的换上，延续它的使命，让老家门前的晒场永远亮堂堂的，继续方便左邻右舍，同时也让老屋不至于变得冷清。母亲对我的想法很是赞同。

我想，父亲如果还在，他一定也会支持我这样做的。

旧事

童年时光里的小人书

苏作成

小时候，由于家里穷，没钱买小人书。那时的我，看小人书主要靠"蹭"着看，或向别人借着看。尽管如此，我看过的小人书却对我的童年时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。

跟我一个村民小组的同学小卫，他住在他外婆家。他在省城工作的父母，常给他寄小人书和童话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所拥有的小人书很多。我现在还记得的有：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《聊斋》《兴唐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《闪闪的红星》……由于他的小人书多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到他那里去。我去的目的主要是"蹭"书看——他看小人书时，我就站在他背后，看书上的图画和文字。

但我母亲与小卫的外婆和舅母有矛盾，我在他那里"蹭"书看时，他外婆和舅母对我就没有好脸色。母亲知道我在小卫那里"蹭"书看之后，也不允许我再去"蹭"。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。

但我发现小卫比较善良。他外婆和舅母对我的那种成见，他没有。他知道我喜欢看书，也知道我母亲与他外婆、舅母的关系不好。有时，他就拿着小人书到老堂屋门口的石礅上坐着看。这时，我就悄然地走到他身边看。一般情况下，他外婆舅母不会到这里来，对我"蹭"书看的情况也不会知道。我母亲就是看到了也不会说我。后来我才彻底明白，小卫是故意用这种方式让我能与他一起看小人书呢。可惜，上初中的时候，他父母将他接到省城的学校上学去了。

只是我看书的兴趣仍然很浓，我就到堂叔、堂哥那里借书看。不过，他们的小人书并不多。

我一个堂哥，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他若是想买书，堂伯会给他钱。尽管堂哥的小人书不多，但在他那里借的，我就能多看一些时间，毕竟我们很亲。

那时候，断断续续的，我借了好些小人书看。那些充满正能量的小人书，对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孔明、关公，他们或鞠躬尽瘁，或忠勇可嘉，都是我喜欢的人物。《水浒》中的武松打虎情节十分生动，我为武松的勇敢沉着所感动。《聊斋》中的故事，使我明白了就是鬼狐，也有好的、坏的。有好几种小人书，我还不止看过一遍呢。

就是通过这种阅读，我认识的字逐渐地多了起来。而且，从那时开始，我渐渐地养成了阅读习惯。

小人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现在的书店里，几乎已经看不到小人书的身影了，现在的孩子对小人书也非常陌生。但在我们那一代人中，小人书却是童年最好的陪伴。小人书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，增长了我的知识，启迪了我的人生理想。小人书也让我的童年时光插上了美丽的翅膀。